

张光远

思者千虑

走向市场经济的探索



中国物价出版社

愚者千虑

——走向市场经济的探索

张光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愚者千虑：走向市场经济的探索/张光远著. —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 6

ISBN 7-80155-555-4

I. 愚... II. 张... III. 价格体系 - 经济改革 中国 - 文集
IV. F726.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483 号

出版发行/中国物价出版社（邮政编码：100837）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

电话：读者服务部 68022950 发行部 68033577)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印张/22.25 字数/600 千字

版本/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55-555-4/F · 400

定价/38.00 元

目 录

与改革同步

第一部分 早期研究

我国投资——经济周期研究	(19)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性原因探析	(102)
个人所有权与劳动力商品	(115)
投资膨胀探源	(122)
绝对地租新论	(129)
中国投资环境浅析	(137)
关于猪肉价格上涨的思考	(146)
关于文字改革方向的一点意见	(156)
名人传记：张培刚教授	(162)

第二部分 体制改革

最高限价刍议	(171)
价格改革的货币环境问题	(173)
“分配不公”面面观	(178)
价格改革的社会环境浅析	(182)
事权划分与物价管理	(186)
流通领域价格的混乱状况与治理办法浅议	(191)

货币与物价	(197)
论薄利多销与价格管理	(206)
关于在治理整顿期间加强价格管理的几点思考	(212)
运价、投资与铁路建设	(221)
价格双轨制研究	(228)
计划单列市价格管理权限问题探索	(239)
价格管理权限划分问题研究	(245)
价格管理权限划分的难点和准则	(254)
关于流通领域价格管理若干问题的探讨	(261)
加快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	(269)
加速折旧及其对价格的影响	(279)
我国古代价格管理思想精华	(288)

第三部分 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估价的几个问题	(309)
地价体系与地价评估体系	(318)
房地产价格管理的目标和原则	(328)
国外地价管理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333)
国外房地产价格评估方法之一——比较法	(341)
国外房地产价格评估方法之二——收益还原法	(347)
国外房地产价格评估方法之三——路线价估价法	(353)
国外房地产价格评估方法(续)	(357)
加强和完善房地产价格评估工作	(365)
土地隐形市场揭秘	(369)
郴州市土地估价情况调查	(375)

第四部分 价格管理

我国市场发育的道路选择	(389)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应当放开	(398)

粮食供求特点与粮价管理	(406)
化肥价格管理的两难处境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416)

第五部分 收费改革

收费体制改革思路研究	(427)
附件一 我国收费现状分析	(450)
附件二 美、德、日、俄四国行政机关收费管理 简况	(474)
附件三 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体制的历史 沿革	(482)
附件四 收费理论研究概述	(496)
附件五 关于费改税的几点建议	(516)
附件六 中介服务收费研究	(519)

第六部分 建立新机制

买方市场出现后政府价格行为的转变	(533)
我国价格组织体系研究	(539)
加入 WTO 的规则碰撞与对策思考	(554)
西部大开发 价格要先行	(563)
新经济对价格的影响	(569)
垄断行业价格改革试探	(578)
价格宏观管理与调控	(596)
关于一些特殊价格问题的思考	(620)
价格管理十法	(629)
新时期价格工作职能定位问题研究	(638)

附录 杂感

大龄心态	(651)
谈古论今话“双轨”	(653)
中国的价格改革与澳大利亚人的脚	(655)

从水来土掩想到的	(657)
秋日有感	(659)
论戏剧衰落的必然趋势	(660)
论贵粟疏	(664)
动物随想曲	(666)
短暂人生	(670)
无题有感	(671)
诉衷情	(673)
长相思	(674)
赠老杨	(675)
寄诸位老师	(676)
新春抒怀	(677)
思育杰	(679)
赠海成	(680)
赠尤可	(681)
赠二弟及弟妻	(682)
赠三弟	(683)
赠周小洪	(684)
打击报复浅议	(685)
新春第一枝	(688)
国人性急	(690)
上帝的脚一大一小	(693)
“非典”的忧思	(695)
后记	(700)

与改革同步

历史的机缘巧遇使我踏入社会走过的路正好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吻合，我离开农村走向社会的一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开始的一年。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也随着历史的脚步，容身于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在不同时期针对遇到的各种问题，以自己所知所见写了许多的豆腐块文章，不知不觉间已有厚厚的一摞。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发议论，有的颇有新意，有的引起过争论，有的建议还为政府决策所采纳，也算小有收获。现已过不惑之年，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把这些豆腐块汇集起来，温故知新，整理一下思路，为的是好继续往前走。

走过的路

我入价格工作这一行，纯属偶然，说起来还得往前追溯好多年。

我是1985年考入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随张培刚教授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习西方经济学，随毛钢教授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三年学业，受益匪浅。在校时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投资和经济周期问题，兼及社会经济发展史。临近毕业，以后的出路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以我的设想，找一个离实际工作部门比较近的研究单位，也就是国家部委的下属研究所，做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为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尽一份力。正在这个时候，得到消息说，我原先工作过的陕西工学院给省高教局和国家教委打报告，要求将我们这些从该校考出来的研究生都再分回去，理由是这些人都是教师骨干，如果我们不回去，学校就难再办下去了。还说国家教委已经将这一报告批转华中理工大学酌办。这消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我是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随何炼成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工学院的。在那里的三年，使我对人才分配制度感受至深。我毕业时，大学生还实行分配制度，像我这样只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自然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我从西安出发去了在秦岭南麓的陕西工学院马列教研室当政治经济学教师。学校地处汉中盆地北缘，前有馒头山，后有连城山，左侧是古褒斜道，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栈道就在这里，只是栈道和它的起点石门已经被淹在汉水支流的褒河水库里了。望着静静的褒河水库，心情很难平静，我的“栈道”也在水底么？和我同去的大多是与我有一样背景的学生，议论起来，林冲发配，还以三年为期，虽然艰辛，总有个盼头。我们却是一分配定终身，在这闭塞的山沟里呆一辈子！？然而国家毕竟是需要人才的，还要招研究生，这是当时这些农村背景的同事们流动的惟一途径，我们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很快这希望又变得渺茫了，“党培养你们这么多年……”！似乎只有扎根在这山沟里才是为国家做工作，到北京就不是为国家做工作似的。不得已，按要求写保证，读

完研究生还到这里来为国家做贡献。也可能正是这一缘故，陕西工学院的青年教师考中研究生的比例非常高。

没等到毕业，老东家已经找上门来，还拿着尚方宝剑。我不得不下定决心尽快找工作。大约是1987年11月，刚到北京就遇到下雪，人生地疏，饥寒交加，心绪之烦乱心情之复杂非言语所能表达。“路啊路茫茫，为了谋生我不怕风也不怕霜……”，这支当时流行的歌成了我的鼓舞和安慰，一路走，一路哼着，排遣着忧烦，也抵御着风寒。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奔波，先后有4个单位正式来函要我，国家物价局的函到的最早，我便飞也似的跑了。就这样做起了价格工作，一发而不可收拾。

几年奔波，始有定所，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记得曾步古人韵乱填词一首：

褒水流，汉水流，流入长江不回头，“馒头”使人愁。山

一程，水一程，山山水水路难行，辗转到“北平”。

是我几年经历和当时心情的写照。

回想起来，人生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很少有人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环境对人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志向是决不可少的，志存高远，后面的路无论怎样走都是闪光的。我生长在八百里秦川北缘的北邙塬上。关中自古帝王都，这里沃野千里，民风纯朴，世世代代过着自给自足的温饱生活，安于现状，思想趋于保守。我的家境并不宽裕。爷爷不识字，以勤快闻名于乡里，从他那里我继承了老实和勤奋。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虽然不大懂，架不住他老说，似乎觉得人活着可能不光为吃饭，还要干“大事”，学习的动力似乎就这样不自觉的形成了，小孩子的心灵里似乎也有了宽阔的天地，飞出了八百里秦川之外。父亲对我性格上的负面影响似乎要大些，他脾气暴躁，常令我胆颤。但他虽是农民却有着政治家的远见和战略家的眼光，对我和弟妹们上学是不辞辛苦倾全力支持的，这在当时当地并不多见。1976年我高中快毕业时，传来了“四人帮”下台的消息。父亲找到了校长，说要让我重读，校长问为什么，他说准备明年考大学，校长当

然不可能让我重读。父亲告诉我考大学是必然的，要我继续复习，我并没当一回事。果然大半年之后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能走出关中小村与父亲的全力督促是分不开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希望家里做一件棉背心。我不知道当时家里总共只能找到三块多钱，母亲全部拿了出来买了一块布做了一件刚刚能穿上的小背心。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家里日子最难过的时候，一年缺四五个月粮食，靠父亲卖醋换红薯维持，弟妹们吃得肚子发胀，我却在西安的大学里享用着很好的伙食。

我的家乡

汉张良劝刘邦都关中，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輶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一语尽道关中形胜，帝都气象。得天下者，必先得关中。

我就生长在关中八百里秦川北缘的北邙塬上，处在渭河平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第一个台地上。从西安出发，沿古丝绸之路，经咸阳，到兴平，沿兴店公路上一道坡，过董永和七仙女“老槐为媒”槐荫树、“丁兰刻母”子孝村，就到我家南韩村了，前后不过1小时车程。相传在东汉时已有南韩村，有三个自然村：大堡子、小堡子、前头堡子，我的家就在小堡子，也叫北堡子。南距兴平城10里。从我家往东十几里是汉武帝茂陵；沿西兰公路西北行50里就是武则天的乾陵；往西50里则是神农氏教民耕稼的杨陵，途中经过杨贵妃的葬身地马嵬坡。县城还有秦五女墓、唐代砖塔、明代文庙大成殿等古迹。

兴平在夏、商、周三代为犬戎聚居之地，称“犬邱邑”，周懿王元年迁都于犬邱。平王东迁后，成秦地，为“废邱”。雍王章邯曾都废邱。废邱道路街里广植汉槐，槐阴夹道，汉高祖二年改为槐里县。东汉建武元年迁右扶风治所至槐里，辖咸阳以西15县和一个侯国。因城北紧依始平塬，曹魏黄初元年设始平县。西晋泰始元年置始平郡，辖槐里等五

县。后秦皇初元年姚兴称帝于槐里。至唐中宗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嫁吐蕃王赞普，中宗亲率送嫁仪仗至马嵬驿，改始平为金城县。“安史之乱”后，郭子仪率兴平军，高举“兴唐平叛”大旗，驻扎金城，平叛有功。唐肃宗至德二年，赐名兴平，沿用至今。

兴平乃人文荟萃之地，如上所说有三代帝王在此建都。先后出过八位皇后。仅汉代就出过六位丞相。有一说唐高祖李渊就是兴平人⁽¹⁾。还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常胜将军耿合、刘秀的“四颗名星”之一的窦融、三国名将马超、著名经学家马融、工程学家马均、作璇玑图的才女苏蕙等都是兴平人。外来人才在兴平发迹或大有成就的更多，择其著名者，西汉鸿儒董仲舒徙居茂乡，即茂陵，专心著述，今策村董姓即其后裔；史圣司马迁19岁时迁居茂乡，在史村居住36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还有老子讲学的黄山宫，蔡伦造纸的址坊村，刘秀逃难的龙过村，因药王孙思邈而兴起的药市村，武则天撩衣过河的申都村，女史家班昭的婆家大姑村，《孟子》中记载的楚学者陈良讲学的陈良村，还有卓文君的《白头吟》作于茂陵等。地杰人灵，才人辈出。

秦人民风淳朴，为人诚实。最能说明陕西人特点的就是“秦风八怪”：房子半边盖、面条像皮带、锅盔像锅盖、帕帕头上戴、唱戏像吵架、锅碗分不开、光吃辣子不吃菜、凳子不坐蹲起来。也有说是陕西十八怪的，包括大姑娘不对外等等。总而言之，陕西人性情率直，勤劳朴实。然而小富即安，有房子住，有油泼辣子 biang biang⁽²⁾面吃，就心满意足，大吼秦腔了。以至在陕西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父老齐吼秦腔，端一碗 Ran⁽³⁾面喜气洋洋，碗里没有辣子脸吊多长。

在宝鸡峡工程尚未惠及我们那里的时候，完全是靠天吃饭，爷爷就曾因为天旱没有收成而到渭河南做过长工呢。记得我上初中时，语文

(1) 参见《陕西日报》1992年6月20日

(2) 陕西方言，面条的一种，长而且宽

(3) 陕西方言，面条的一种，类似于老干面

老师写的一段快板开头的几句就是“北邙山，黄土塬，自古以来几千年，吃水还比吃油难……”是当地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关中的“塬下”人嘲笑我们“塬上”人，宁愿送人一个馍，不愿给人一口水。井深十八丈，用一架辘轳，搭一条比大拇指还粗的牛皮绳或麻绳，两头各有一个巧妙的铁索扣，扣着两只木桶，摇着辘轳一只上一只下“绞水”。不仅靠力气，还得有一定技巧，吃水之难只有亲自绞过水的人才能体会。陕西十八怪中的“大姑娘不对外”很大程度上就指不愿把姑娘嫁到塬上。如果不幸嫁到塬上，那可是“路又远，井又深，扳着辘轳骂媒人，媒人狗日没良心……”。现在则是宝鸡峡灌区的一部分，然而天旱时常常没水，靠机井灌溉。作物一年两熟，收了麦子种玉米，能得温饱。近年来发展经济作物，以栽苹果树为主，但因各家各户独自生产不成规模，又值苹果价格下跌，发财者少。

1976年，是地动山摇、巨星陨落的一年。也就在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兴平县北塬上的小南韩村，成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虽然在上初中时就开始以半劳力参加生产队劳动，然而到这时才正式成为农民，要承担挣工分的责任了。陕西农村习惯，早上起来并不洗脸吃饭，而是先下地干活，到太阳八九点钟时回家吃早饭，吃完饭再下地干活，直到日午，午饭后再下地干到天黑，一天三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校也按这个习惯，早上6:30开始上早读，然后上操，然后上一节算术课，再回家吃饭。我们小堡子当时没有学校，要到二里多路以外的大堡子去上学，夏天天亮得早，还好过一点，冬天的6:30离天亮还早呢，生产队的大喇叭一响，在爷爷的反复催促下很不情愿地从热炕头上爬起来，黑咕愣咚往学校赶，中间还要经过一片乱坟岗，我从6岁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在这条路上颤兢兢地走，手脚冻裂且不说，心中的害怕现在还有记忆，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回乡时农村还主要是传统农作，耕地、碾场等等都用牛。就以种麦子来说，所用的还是东汉赵过发明的耧车，前头一个人牵着牛，后边一个人摇耧，咣当咣当地往前走，一耧三行。我在生产队干活时，好活轻活挣工分多的活是轮不到我的。当时队里有一挂马车，帮供销社搞运输，一个

星期大约有一两趟，每趟总要派一两个人跟车装运，挣的是现金，这在当时是很让人眼红的差事。按规矩是挨家挨户轮，但总轮不到我，直到我离开农村也没有跟过一次车。我也曾积极表现要求入团，却因大队干部不喜欢我父亲而没有如愿。没办法，老实种地吧，也许正因为如此，做农民的几年，我学会了几乎所有的传统农耕技术：扶犁、扬场、套碌碡等等。然而传统农业在我离开农村以后很快就改变了。后来我回家探亲时发现，在大忙天小伙子们干活时还穿着拖鞋，我不得不感叹时代的变迁。

我上大学以前的农村，农民很贫苦。虽然早已通了电，但由于电力不足，往往是天黑以后需点灯时停电，九十点钟要睡觉时又来电了。粮食不够吃，钱更紧张，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早饭多以玉米粥、红薯对付，中午吃一顿汤面条，算是细粮，晚上则多吃中午剩下的饭汤，俗称“喝汤”。当时的国问“吃了没有？”，在我们那里却是“喝了没有”。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时才吃一点肉。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盼过年，可以在大年初一吃上臊子面。平时只能吃清汤面，有时候能下一点野菜，再好一点就是用一只长把铁勺，放几滴棉籽油，切几根韭菜或葱花，将勺举在烧饭的灶火上，*Lan*⁽⁴⁾一点菜花，放在面条里，使面条上漂点油腥。有一天，一家邻居做午饭前，到串村叫卖的小菜贩跟前要“捏”二分钱韭菜，其实也就几根，给了五分钱，菜贩没得找零，说干脆买五分钱的吧，邻居说那就不买了。当时为省三分钱而吃清汤面是常有的事，而且并非一家。直到实行分地到户以后，温饱问题才得解决。

大约人共处贫穷中时彼此容易沟通，愿意互相帮助。最常见的是借东西用。由于大家都穷，谁家也不能把生活必需品都备齐，更多的情况是东家有这样，西家有那样，相互借着用。农具、生活日用品、粮食米面都可以借，打发孩子去说一声就行。比较难的是借钱，大家都穷，有钱人不多，即使有也是不多的几个儿子，也有人担心还不起。父亲的大半辈子就是在借贷中度过的，遭遇过白眼，也有许多援助之手。借东西

(4) 陕西方言，“炒”的意思，然而实在太少，谈不上炒

要还，这是一般规则，但有一样东西却只能借不能还，这就是药锅。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抓两付药，又不值当再买个煎药锅，便找以前煎过药的人家借，用完后就放在自家里，待有人用时再来借走，照样不用还回来。我在御阡中学上学时，到水库要水，因不会游泳差点淹死，得同学相救才脱险，这是我永不能忘的。

据说，现在富裕了，人们的商品观念也浓了，相互间借东西使的情况少多了，要办事也大多花钱请人干，帮忙的情况也少了。不知道这是社会进化呢还是退步。

勤劳的爷爷

爷爷的勤劳是远近有名的。他是“天”字辈，讳天太。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永远都不知疲倦，永远都在不停地劳作。我没有见过奶奶，从小就和爷爷在一个炕上睡，可常常是我睡了一觉醒来还不见爷爷回来，第二天起床时爷爷已经走了。常挂在爷爷嘴边的一句话是“早起一小时，松宽一天”。还说“锄头有墒、杈头带风”，意思是多锄地可以保墒，夏天麦子打场时多翻几次可以干得快，早有收获。因而，经常是“鸡叫为明”，早早就起来干活。当我开始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爷爷已经生病不能下地干活了，可是他的影响还在。每当我干活时动作稍慢一些的时候，就会受到长辈们的指责：学学你爷爷，他什么时候像你这么慢腾腾的。

听老人们讲，民国 18 年陕西大旱，三年六料没有收成，饿殍遍地。爷爷不得不到渭河南打长工，勤劳之名随之传播到几十里外，成了东家争顾的对象。不仅勤劳，而且可靠，东家有重要事情宁可交给爷爷去办，也不交给自己的儿子。东家给了一石麦子作工钱，爷爷曾想以此放“舍饭”，因粮食太少没办成，就蒸馍送给人吃。听爷爷说，那个时候一个馍要值二亩地呢。

我家的房基地原来是一道城壕，是爷爷在姑姑的帮助下用土车——一种木制独轮车，花了两年多时间起早贪黑推土垫起来的。我家门口有两棵柿子树，每到秋天，满枝柿子红红的，像挂了一树的红灯笼，非常好

看，过往行人无不露出羡慕的神情，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爷爷辛勤劳动的结果，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树浇水、施肥、剪枝。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换来累累果实。爷爷生病后，不能给树浇水了，还是原来的两棵树，枝头的柿子却渐渐稀少，最后连树也枯死了。

爷爷不仅勤快，还乐于助人。在爷爷生病以前，我家日子还比较宽裕，远亲近邻有困难的，有求必应。爷爷生病以后，我常看到一个与我爷爷年纪相仿的老爷爷不顾年老体弱步行十几里到我家看望我爷爷。后来听母亲说，这是因为爷爷以前在老爷爷困难时帮过他，老爷爷心存感激，定来探望。后来老爷爷走不动了，还派儿子来，直到爷爷去世以后过了三年。爷爷给人帮忙干活是经常的事，无论谁家有什么事，二话不说，帮。那个时候我还小，爷爷究竟在忙什么并不大清楚。对我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给人“说媒”了。这完全是义务，多在晚上进行，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各村跑，也亏得他不信神不怕鬼，敢走夜路。每当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身旁有人在讨价还价，什么“这个亲戚太唠叨”，“哪个亲戚通情达理”之类的话，我就知道“媒人”们又在搓和一桩婚事了。爷爷说媒的成功率有多高我不得而知，从托他说媒的人很多这一点判断，成功率应当是比较高的，连我也沾光坐过几次“媒席”呢！

大约是1971年的一天，一向勤劳的爷爷变得懒得动了。父亲令我用架子车把爷爷送到舅舅所在的卫生所，检查之后是高血压，之后就中风不语。爷爷的病惊动了乡里，都道“好人多受难”。父亲在村人的帮助下把爷爷送到咸阳二院抢救，命保住了，也恢复了说话，但落了个半身不遂。在爷爷病情稳定后，父亲令我在医院侍候，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离开农村进城，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

爷爷不能下地干活了，而勤劳的本性一点没有变，常拖着半边身子房前屋后这儿动动，那儿弄弄，做着力所能及的活。

爷爷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尊敬。因常带我下地干活、串门、看戏，我也因此沾光不少。我从小跟着爷爷，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他做的与人为善的事，说的劝人向上的话。听长辈们说，爷爷曾

伙同朋友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家人追回，赌气到西安八仙庵出家。扶眉战役时赶着自家的牛车支前。他常教导我和弟弟们要做个好人，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做正直的人。过去生产队每年都要种几亩西瓜以增加收入，爷爷常被派“务⁽⁵⁾西瓜”，这是个肥缺。每当西瓜熟了的时候，“务西瓜”的总有家人孩子到地里不花钱吃瓜，而爷爷却绝不允许我们到瓜地里去，他也从不把西瓜带回家，不占一点便宜。他要我们好好念书，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还把从戏里看来的“君子”的故事讲给我听，要我向他们学习。1978年我考上大学时，爷爷已经很虚弱了，临行时还叮咛我：“在外做事要给人家好好做”。大约是1980年的“五一”节，我正在宿舍看书，六叔来找，说爷爷病重，我想爷爷去世了。在我放寒假回家时，爷爷已经病得很重，不能下炕了，还对我说“我死了你不用回来，好好做事”。人们默默地送走了一个好人。二十多年过去了，爷爷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在，我一直在好好做事。

坚强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

父亲对我的影响要复杂得多，他的严格督促使我成功，他的过于严厉又使我懦弱。在感情上我要和爷爷亲近得多，对父亲多是敬而远之。

父亲应是“其”字辈，因个性倔犟为长辈所不喜，自己改名起超。他天资聪颖，反应机敏，性格开朗，年轻时身体很好，胆略过人，与我爷爷属两种性格。爷爷一生平和善良，遇事忍让，主张以和为贵。父亲为人正直，爱管不平之事，尤其看不惯仗势欺人特别是利用权势欺负人的人，好说公道话，受群众爱戴，不为干部所喜。又乐于助人，父亲曾长时间为村里人免费打针，村人也给予无私的回报。记得有一年，我家盖一点小房子，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帮忙，以至于生产队干活都派不出人。

然而，父亲却非常不幸，大约是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因公致残，失去左手。这件事对父亲的后半生、对于我的家庭、对我和弟妹们以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之前，父亲是实力型人物，敢作

(5) 种的意思